



Hilary Mantel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徐海铭 译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Greater

A
Place

of

Safety

[英] 希拉里·曼特尔 著 徐海铭 译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五部分

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与其说它是某一特定原理，毋宁说它是民主这个普遍原理运用到我国最紧迫的需要的结果……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抗专制君主的暴政。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一句话，在这些王朝统治期间，名人自然死亡是如此罕见，结果自然死亡被当成了重大事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经由历史学家再传给后代。在某一领事馆，这位编年史家说，有一位名叫皮希纽斯的大祭司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居然被当成是奇迹。

卡米尔·德穆兰

第1章

阴谋家(1792)

“爸爸！”卡米尔发出一声欣喜的叫喊。他指着克劳德。“你瞧，”他邀请了一帮子人，“千万别把东西扔掉。任何东西，不管它用得有多么破旧，有多么过时，也许将来还会证明它自有用场。现在，杜普莱希斯公民，用短小简单的句子，或者诗句，或者戏剧唱词，告诉我该怎么掌管一个部吧。”

“这，我做了多少个噩梦也没想到过，”克劳德说。

“哦，他们还没把我本人的那个部交给我，还没有完全，在这事发生之前，非得会有一些更多的天灾人祸。消息是这样说的，丹东是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保管人，法布尔和我都当他的秘书。”

“一个演员嘛。”克劳德。“还有你。我不喜欢丹东。不过我倒为他感到遗憾。”

“因为丹东是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所以我必须试着为他管理这个部。法布尔不会麻烦的。哦，我得写信告诉我爸爸，快点给我拿点纸来。不，等等，我要从部里给他写信，我要坐在阔大的办公桌后面，盖上公章，然后把信寄给他。”

“克劳德，”安莱特说，“你的风度举止都到哪里去了？说些道喜祝贺的话嘛。”

克劳德哆嗦了一下。“有一点。技术性问题。司法部长也是玉玺大印的保管人，可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呀。他一直有个秘书。一直。”

“省掉了奶酪！”卡米尔说。“乔治·雅克超越了它。我们将要搬迁到

万多姆广场！我们将要住进皇宫！”

“亲爱的爸爸，别把这事想得有多坏，”露西尔恳求道。

“不，你不懂，”克劳德对她说。“他现在已经成功，他就是政府。想要进行革命的人非得用这件事来反他。”

克劳德的错位感觉比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还要强烈。把克劳德的话考虑过之后，卡米尔的错位感觉也是如此。“不，那根本不是真实的。前面还有许多激烈战斗。还有布利索派的人呢。”

“你喜欢激烈战斗，是吗？”克劳德说。很快，他想象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咖啡馆的谈话当中，他丢下了这个短语“我的女婿，秘书”。不过实情倒是，他的人生已被虚掷；三十年的勤奋从来没有使他跟秘书亲热过，可现在，在自家发了疯的女流之辈还有她们决定要主宰她们的人生方式的双重逼迫之下，他跟秘书亲热了。看看他们所有这些人在忙不迭地给秘书亲吻，他觉得，他要到房间的那边去，拍拍秘书的头；难道他没见过秘书低着头坐着，当选但尚未就任的部长，一边就爱国的主题在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用扼杀者的手指梳着自己的卷发吗？这位部长在他的公务员面前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克劳德做出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来对抗他表现出的这样的情感。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婿。看着他，难道你就不会实施暴力？那边他正坐着，睫毛低着，眼睛看着地毯。他在想什么呢？是秘书该想的事情吗？

卡米尔眼睛打量着地毯，心里却想到了吉斯。他打算要写的那封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写好。无影无形的，他飘过了军事广场站。他融化了自己，穿过那堵逼仄白墙关闭的前门。他悄然潜入，出现在他父亲的书房里。那儿，在办公桌上，摆放着《法律百科全书》；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位于字母表的下半部了？

是的，确实——这是第六卷。在这一卷的上面，放着一封发自巴黎的信。是谁的笔迹写的呢？他自己的！用的是他的出版商抱怨的笔迹，用的是他自己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字体！门开了。他父亲进来。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儿呢？他看上去和卡米尔上一次见到他一模一样：他显得消

瘦、发灰、严厉、疏远。

他看到信了。但是等一等，停下——信是怎么到那儿的呢，信是怎么最终放在《法律百科全书》上面的呢？难以置信啊，这个——除非他会想象到，她母亲或者克莱蒙或者不管哪位，把信拿上来，尽量不要把他们的手指和眼睛悄悄伸入信中的全部情景。

好了，重新开始吧。

让-尼克拉斯爬上楼梯。卡米尔(幽灵一般的形态)跟在他的后面向上慢慢漂移。让-尼克拉斯手里有封信。他朝信件瞥了一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子半认得出半认不出的笔迹呀。

他想要读吗？不——不是特别想要读。可是这户人家的其他人在楼上喊了，巴黎有什么消息来了吗？

他把信展开。有点儿费劲，他读了——可是，当他读到他儿子一定要传递的消息时，他不会在乎费这么点儿劲的。

惊奇，辉煌啊！我儿子最好的朋友(哦，他两个最好的朋友之一)成了部长啦！我儿子将要成为秘书啦！他将在皇宫生活啦！

让-尼克拉斯把信在他衬衫的前襟合上——在他背心上面一英寸，在左边，他的心脏的上方。我们误判了这个男孩！毕竟，他是个天才啊！我要立刻跑出去，告诉城里的每个人——他们会因为怨气变得恶心，他们会显得嫉妒，然后用不加掩饰的嫉妒进行讽刺挖苦。露丝的父亲会因为痛苦而生病。想一想吧，她本来现在可以做部长老婆的。

可是，不、不。卡米尔觉得——这根本不是事情未来的结局。让-尼克拉斯会握住笔，迅速写就他的贺词吗？他会把帽子扔到严厉而又苍老的锁上？冲到门外，一路截住邻居们？见鬼，他会的。他会盯着信看的，去吧，哦不，哦不！他会觉得是什么难以想象的行为方式为我儿子获得了这份恩宠青睐？自豪？他不会感到自豪。他只会感到怀疑、痛苦。他会在后背的下方感觉到一阵模模糊糊的、不断啃噬的疼痛，然后上床。

“卡米尔，你在想什么呢？”露西尔说。

卡米尔抬起头。“我刚才在想，没有办法取悦某些人啊。”

女人们朝克劳德投去毒镖似的一瞥，然后聚在一块儿，羡慕起卡米尔来。

“假如我失败，”丹东说，“我会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

自从卡米尔和法布尔把他叫醒，告诉他要负责国家大事，到现在，已有十二个小时了。从很多没有连起来的房间，许多房间的梦里，从朝着别的房间敞开的许多门，许多门的梦里被拽出来之后，他已经在毫不连贯的感激态度中揪住了卡米尔，虽然或许它未必就是这样，或许需要摆出一丝我不愿担任要职的态度？在命运面前，需要摆出一丝谦卑的态度？不，他太累了，无法装出不情愿的样子。他指挥法国，而这才是一件自然的事。

河对面的紧迫问题就是处置瑞士卫兵的尸体，既有活的，也有死的。大火还在坑坑洼洼的皇宫中冒烟。

“保管玉玺大印？”加布丽艾尔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米尔不能把两只白兔放在同一个窝里啊。”

这边坐着罗伯斯庇尔，簇新的，仿佛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上面没有全部抹过就被放在丹东公寓里的一张紫色扶手椅里了。丹东大声叫喊着别让任何人、“除了我的国家秘书之外”的任何人进来，并准备对这个必不可少的人的观点表示尊敬。

“我希望你们会帮我摆脱困境。”他说。

“当然，我会，乔治-雅克。”

当每个人本该醒来表现出不同的时候，今天上午，罗伯斯庇尔却表现出非常的一本正经、非常的专注，真是他的超级自我。“好，”乔治-雅克说。“噢，你会在部里就任某个职位吗？”

“对不起，我不能。”

“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我需要你啊。很好，你已经让雅各宾派

的人去管理了，你在新公社里已经有了位置，可是，我们大家非得——”这位新部长突然中断，用巨大的拳头做了个巩固压倒一切的手势。

“如果你需要一个公务头头，弗朗索瓦·罗伯特会为你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的。”

“我确信他会。”丹东心想，你想到了我要让你变成公务员？我当然不会。我要把你扣在某个高薪水，但是非常不正式的身份上，做我的政治顾问、我的第三只眼、我的第三只耳朵。所以，问题是什么？也许，你是那些天生就是在野、不是当政的人中的一员。是那样吗？或者，是不是你不想在我手下工作？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刚巧接触到他未来的大师的眼睛。“放我过了？”他微笑着。

“随你的便吧。”这些天来，他这么经常地意识到他伪装的文雅律师的拖腔，意识到与他拖腔相匹配的表情，意识到他的其他声音、街上的声音，都同样是精心培育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只有一个声音，相当平稳，没有强调，是平常的那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需要装腔作势。“不过现在，在公社里，你要控制那里的事情？”他努力使自己的语调柔和成建议的语调。“法布尔是个成员，你应该考虑让他听从你的命令啊。”

罗伯斯庇尔似乎开心。“我没把握，我有你对发号施令的偏好。”

“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卡佩家人。你要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

罗伯斯庇尔仔细看着自己的指甲。“有建议他们应该留在司法部的宫殿里，有人守护。”

“哦，是吗？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一个阁楼，或者一个放扫帚的柜子，从那里来完成国家事务？”

“我说了你不会喜欢。”罗伯斯庇尔好像有兴趣要使自己的怀疑得到确认。

“他们应该被关闭在老寺院的塔里。”

“是的，那是公社的观点。他们过惯了原来的日子之后，这样做对孩子们来说，有点艰苦。”丹东心想，马克西米连，你以前是个孩子吗？“我被告知有人会使他们觉得舒适。他们将能够在花园里散步。或许，孩子们喜欢有只小狗，他们可以把它带出去？”

“别问我他们喜欢什么，”丹东说。“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管怎么说，有些比卡佩一家更紧迫的问题。我们非得使整个城市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非得获得寻找权利，获得重购权利。我们非得逮捕现在还是全副武装的保皇派人。监狱正在填得满满的。”

“那是不可避免的。反对我们的人，最近这个星期——我们现在把他们界定为罪犯，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某种地位，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界定他们。如果他们是被告，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审判——不过这样会使这件事相当令人困惑，因为我没把握，这将是哪个罪行。”

“这个罪行正被现在发生的事件抛在后面，”丹东说。“当然，我不是什么法理傻瓜，我明白普通的法庭不行。我赞成特别法庭。你会作为法官吗？今天晚些时候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了。现在我们得让省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吗？”

“雅各宾人想要颁布一个大家认可的——”

“什么版本？”

“那就是你的措辞？当然……人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卡米尔会写。俱乐部会出版，然后发行到全国。”

“卡米尔擅长不同的版本，”丹东说。

“然后我们必须考虑，提前考虑新的选举。照目前的情势来看，我看不出我们能如何阻止布利索的人被迫返回。”

他的语气使丹东抬起头来。“你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共事？”

“我觉得，要去尝试就是刑事犯罪。瞧，丹东，你必须明白他们的政策偏向哪里。他们是支持胜利，反对巴黎——他们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想要把国家分裂成几个小部分。要是那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得逞，法国人有可能抵抗欧洲其他国家吗？”

“被大大减少的可能性。毫无可能。”

“就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政策偏向于毁灭这个国家。他们犯了叛国罪。他们对敌人的成功有帮助。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敌人启发了他们？”

丹东举起了一根手指。“在这儿停一停。你是说，首先他们开始了一场战争，然后他们确保我们输掉战争？如果你要我相信裴迪昂、布利索和维尼奥德都是奥地利的代理人，你就必须给我拿出恰当的证据、法律证据。”他心想，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

“我会尽我所能，”罗伯斯庇尔说：热心的学童，豁出去完成这项任务了。“同时，我们打算怎么处理公爵？”

“可怜的老菲利普啊，”丹东说。“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他该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巴黎人把他选进新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罗伯斯庇尔纠正道。“好啊，如果我们必须一定要那样的话。”

“然后还有马拉。”

“他想要什么呢？”

“哦，他什么都不要，不是为他自己——我的意思只是，他是一位我们必须跟他相处融洽的重要人物。他在人民中拥有极多的跟随者。”

“我接受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说。

“你会让他跟你一起在公社吧。”

“还有国民大会呢？人们会说，马拉太极端，还有卡米尔也是，不过，我们必须得到才行。”

“极端？”丹东说。“这个时代就是极端啊。部队就是极端啊。这是一个危机时刻。”

“这一点我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拥有这个慰藉。”

丹东在脑子里把这个令人惊讶的说法转了几下。“不幸的是，”最后他说，“上帝还没给我们提供叉子。”

罗伯斯庇尔把脸转开。丹东心想，这像是在玩耍刺猬啊，你刚刚碰

了它的鼻子，它进去了，为了商谈，你得带着的所有的一切就是叉子。

“我不想有这样的战争，”罗布斯庇尔说。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不能老是坚持说，战争属于别人。”

“你信任杜姆雷兹将军吗？”

“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

罗布斯庇尔的嘴紧闭成一道扭曲的线条。“那还不够，是吗？他已经干过什么使我们相信他是个爱国者呢？”

“他是个士兵，对于当时的政府，就设想要忠诚。”

“那种设想在 1789 年没有道理，那时候，法国卫兵投诚到人民那边。他们追逐他们自然的利益。杜姆雷兹，还有我们其他所有干净十足的贵族官员们很快也会追逐他们的自然利益。我在考虑卡米尔的朋友迪龙。”

“我没说官员们的忠诚得到保证。我说，在他们表现正好相反之前，政府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如何，拥有一支部队不可能。”

“我可以给你句忠告吗？”罗布斯庇尔的眼睛锁定在丹东的脸上，丹东心想，这可不是我喜欢的忠告啊。“你开始过多地谈论‘政府’。你是一个革命者，革命造就了你，而且在革命中，旧的设想已经无效。在和平稳定时期，对国家来说，通过不理睬敌人来应付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只好识别敌人、利用敌人、对付敌人。”

怎么对付他们？丹东想要知道。跟他们讲道理？转化他们？杀掉他们？可是你不允许杀人，是吗，马克西？你不会赞成。他声音很大大地说，“外交可以限制战争。我在位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让英国不要卷入。不过，如果我不在位——”

“你知道马拉会说什么？他会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在位？”

“不过我打算在国民大会任职。那是我的舞台，那是我将产生影响的地方——你的意思不会是把扣在一张办公桌上吧。代表不可能做部

长，这，你非常清楚。”

“听着，”罗伯斯庇尔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他的那本小册子《社会契约论》。

“哦，好啊，现在是读故事的时间吧，”丹东说。

罗伯斯庇尔把书翻到做有记号的一页上。“听这句话。‘法律的不灵活性在某些情形之下可能使法律更危险，在危急时刻，可能导致国家毁灭……如果危险已经到了如此程度，法律机器结果成了障碍，那么，使法律沉默的独裁者将被任命。’”他合上书，抬起眼，一副质疑的样子。

“那是在陈述事实？”丹东问道，“还是在规范事实呢？”

罗伯斯庇尔一言不发。

“恐怕我对这句话没什么印象，只是因为你从书中读出了这个意思。哪怕是从让-雅克的书中。”

“我想你为人们可能会冲着你来的辩论做好准备。”

“你已经把这个段落标注好了，我明白。在将来，别麻烦兜圈子说话。干脆直接问我，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是到这里来诱惑你。我把这个段落标注好，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思考。”

丹东茫然地注视着他。“你的结论呢？”

“我喜欢……”罗伯斯庇尔犹疑了。“我喜欢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我们不可以独裁。可是然后，实用主义又很容易堕落为毫无原则。”

“他们杀了独裁者，”丹东说。“最终。”

“不过，假如，在发生那样的事之前，你已经挽救了你的国家呢？‘一个人为了他的祖国牺牲是值得的’。”

“忘了它吧。我不想做烈士。你呢？”

“不管怎么说，这完全是假设。可是，你和我，丹东……你和我，”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同。”

“我想知道罗伯斯庇尔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丹东对卡米尔说。

“哦，他觉得你了不起呀。”在他相当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中，卡米尔尽了最大努力笑了笑。

“我想知道丹东真的怎么看我，”罗伯斯庇尔说。

“哦，他对你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卡米尔的笑容有些勉强。“他觉得你了不起呀。”

生活即将改变。你觉得生活已经变化了吗？几乎没有现在即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么大。

你所不赞成的一切，你会把它叫作“贵族的”。这个字眼可以用到食物、书籍和戏剧方面，用到说话模式方面、发型方面，还有诸如卖淫和罗马天主教堂之类的尊贵行当方面。

如果“自由”是第一次革命的口号，“平等”就成了第二次革命的口号。“博爱”具有并不那么独断的特色，必定能渗透到它可以渗透的地方。

所有人现在都是朴素的“男公民”或者“女公民”。路易十五广场将要变成革命广场，科学的砍头机器将要安装在那里；它将以“断头台”为世人所知，以示对著名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的敬仰。亲王先生大道将要变成自由大道，红十字架广场将要变成红帽广场。巴黎圣母院将要变成理性寺庙。皇后镇将要成为共和镇。等时机完全成熟，科德利埃大道将要变成马拉大道。

离婚将会变得非常容易简单。

有一段时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继续在卢森堡公园散步。那里将要建一家大炮工厂；爱国噪声和臭气将会令人难以置信，爱国垃圾产品都被扔到了塞纳河里。

卢森堡区将要变成缪休斯·斯卡伏拉区。罗马人现在非常时髦。斯巴达人也是。雅典人不如他们。

在至少一个省里的镇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将遭禁演，如

国王以前曾经禁演它一样。它描写了一种在如今被视为非法的生活风尚，它要求人们穿戴贵族服饰。

“无裤党”，正在上班工作的男人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穿着直裤，而不是马裤。穿上这样的裤子，再加上带宽大三色条纹的印花布三件套：叫作“卡马尼奥拉”粗羊毛的齐臀夹克衫。无裤党人的头上是叫作“自由之帽”的红帽子。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由要求配有头饰，至今这还是个谜。

对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而言，这个目的就是，不用穿滑稽好笑的制服在精神上会被接受为无裤党人。可是，唯有罗伯斯庇尔，还有一小撮的别的人，对失业的法国理发师还抱有希望。很多新国民大会成员总是把头发向前梳，直剪，遮住额头的两边，像是古代英雄雕像一样。马靴在任何场合都要穿上，甚至在竖琴朗诵会上。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绅士们摆出晚饭后随时准备撂倒一个普鲁士纵队的架势。

领结变得更高，仿佛他们打算要保护喉咙似的。在公共场合的活动中，最高领结是由国民大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民安东尼·圣-约斯特佩戴的。在1794年黑暗的恐怖岁月中，一种淫荡的女性倒置式穿戴出现了：围着一个暴露无遗的白皙脖子，系上一根薄薄的深红色绶带。

经济管制和最高限价将由政府强制推行。会出现咖啡骚乱和糖骚乱。一个月之后，将会没有木柴，接着就是断了肥皂或者缺了蜡烛。黑市将要成为一个兴旺发达但是风险巨大的行当，对于囤积居奇者和倒买倒卖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将是死刑惩罚。

有关从前的地主和淑女们、回国的移民们，谣言总是缕缕不断。有人已经看到一位侯爵在当擦鞋匠，他老婆在做缝纫。一名公爵在自己的屋子里被雇用当脚夫，这屋子现在属于一名犹太银行家。有些人偏偏爱认为这些事都是真的。

国民大会出现了令人伤心的情景，那些劳累过度的绅士们把手放到细长轻巧的刀把柄上。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俱乐部，以拳相向和刀光剑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决斗总是被暗杀取代。

对于富人也就是新富而言，他们活得像一个人在旧政权之下想要生活的那般舒适是有可能的。卡米尔·德穆兰，在1793年的某个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一次半私人谈话中这样说：“我不知道如今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没法赚钱。可我赚钱一点难度也没有呀。”

教堂总是遭到摧毁，雕像总是被弄得变形。处于祈求赐福祈祷状态中的石眼圣人被削掉指尖，举着一只手指根。假如你要挽救一尊圣母雕像，你在她头上戴一顶红帽，把她变成自由女神就行。很多处女就是那样拯救她们自己的；谁要那些残暴的政治女人？

因为街道名字的变更，要在全城给人们指路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日历也要变更。一月份被废止不用，对六月要说声再见。人们总是互相询问：“在实际天数中，今天是几号呀？”

1792、1793、1794。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

丹东在司法部的头一个举措就是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公务员开会。他把他们扫视了一下。一个咧嘴大笑把他破了相的脸分开了。“我建议你们这些绅士，”他说，“选择早点退休。”

“我会特别想念你，”路易丝·吉力对加布丽艾尔说。“我要到万多姆广场来看你？”

“皮克广场，”加布丽艾尔纠正道。她笑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笑容。“是的，当然你一定要来。我们很快就要回去，因为乔治只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就职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她把这些词语咽了回去。她把紧急情况叫作诱人的命运。

“你不应该感到心悸，”路易丝边说边轻轻地拥抱着她。“你眼睛里应该有个神情，这神情在说，我知道，虽然我丈夫在城里，但是敌人不会来的。”

“哦，路易丝……你真勇敢。”

“丹东相信。”

“不过一个人能独自做得了这么多事吗？”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她走开了。有时候，不被加布丽艾尔惹烦是很难做到的。“这是很多人需要有最优秀的领袖的问题。”

“我不觉得你喜欢我丈夫。”

路易丝扬扬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尽管如此，他为我父亲做了些事儿，他还算不错。”

吉力先生在海事部得到了一个新职位。

“哦，这没什么，”加布丽艾尔说。“他给从前当过他文员的所有人都找了职位，还有——真的，每一个人。就连我们并不喜欢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也有。”

“他们表示及时感激了吗？”大概没有，路易丝心想。“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一点都不重要的人——假如他能，我觉得他会给整个城市的每个人一份工作。这真有意思。我此前还在纳闷，他为什么把公民弗雷农打发到梅兹去呢？”

“哦，”她不安地说，“这与那里的执行委员会有关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人帮忙，我觉得。”

“梅兹位于边界地区。”

“是的。”

“我此前在纳闷，他是否已经把这当作好处给了公民卡米尔·德穆兰。弗雷农一向四处跟着他，是吗？充满深情地望着他，向他致意。丹东不喜欢这样。对他来说，既然弗雷农走了，这样生活更加轻松了。”

出于选择，加布丽艾尔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她觉得，就连这孩子也注意到了，就连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了。

8月10号的政变消息传到他的军事总部时，拉法叶特将军试图组织他的部队朝巴黎进军，把临时政府赶下台。只有少数军官愿意支持他。8月19号，他越过靠近塞丹的边界，不过立刻被奥地利人俘虏了。

司法部喜欢大家一起吃早饭，为了方便制订白天的工作计划。丹东除了老婆之外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毕竟，他在那天早晨之前已经见过她了。他们两人都在心想，这原本是做出改变分房的时刻；可两个人都没有心情最先提出这事儿。结果呢，还是按照通常的夫妻房间做了布置；他们在皇冠和华盖下醒来，紫色床罩比土耳其地毯还要厚，他们感到窒息。

今天上午，露西尔穿了一身灰。鸽子灰：素净得痛快啊，丹东心想。他想象自己把身子侧过去在她嘴上狂吻。

没有什么事儿会影响到丹东的胃口，一阵突如其来的性欲不会，国家的紧急大事不会，国家床帘上的历史尘埃也不会。露西尔呢，什么都不吃。她在饿自己，设法恢复怀孕前思考问题的角度。“姑娘，这样你的身子会瘦下去的，”丹东对她说。

“她想努力看上去像她丈夫，”法布尔解释道。“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正是出于唯有她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她才这么做的。”

卡米尔吸吮了一小杯的浓咖啡。在他拆他们的信时，他妻子偷偷地注视着他——用剪纸刀和他那又长又细的手指裁出的令人讨厌的小缝口。“弗朗索瓦和路易丝在哪儿？”法布尔问。“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他们了。他们多奇怪，总是肩靠肩地醒来，总是一起开始上床？”

“够了！”丹东说。“我们得有个规矩，在早饭之前不要闲聊色情的事。”

卡米尔把咖啡杯放下。“对你来说，也许是在早饭之前，可是我们有些人对于我们日常定量供应的丑闻、背后说坏话和刻毒急不可耐啊。”

“我们一定要希望这里的高雅氛围将会最终渗透到我们心里。甚至渗透到法布尔的心里。”丹东转过来面对着他。“这儿不像生活在科德利埃派当中，你一出门，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堕落下流行为就有人为你鼓掌欢迎。”

“我不是下流之辈，”法布尔埋怨道。“卡米尔才是。偶尔，我觉得